



故人往事

提及以鱼虾为题材的画作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齐白石、张大壮等人。闽南民谚云：“讨海人请亲家，不是鱼便是虾。”因为靠海吃海，不少闽南艺术家也怀有“海鲜情结”，把海产品当成创作的重要题材。 文/图 林恒立

闽南艺术家的“海鲜情结”

国画家萧百亮的鱼

“加拉鱼煮白菜，其味至美。若添番茄，则嫌浓滞。无奈立意不在笔先，令人悔之莫及矣。”这段话并非出自哪本烹饪著作，而是国画家萧百亮于其画作《海边风味》里的题跋。

加拉鱼，即嘉腊鱼。朱家麟老师《厦门吃海记》说：“‘嘉腊鱼头焗白菜’乃闽南名菜，特别是鱼头那十三块肌肉，结实香美有如软玉，是此菜的精华。”

鲜甜的嘉腊鱼何必加番茄呢？笔者少时就对此有过疑问，长辈的回答却只是“润色”二字。无怪乎，萧先生如此感慨。

萧百亮，出生于厦门，少从胞兄百川学画，后出洋谋生。抗战期间参加陈嘉庚领导的爱国华侨抗日组织，1954年回国定居厦门。擅花鸟画，画风受岭南画派、海上画派影响。笔墨简洁，独立新意。（据梁桂元《八闽画人传》）

萧先生画作常以鱼、虾、蟹为主题。画家林岑先生在其《怀念萧百亮先生》一文中写道：“萧先生最为令人叹为一绝者是他画的‘溪鱼’。有一次，《厦门日报》刊登了先生的一幅题为《力争上游》的群鱼图；一向不赞成我学画的父亲拿着报纸指给我看并说：这幅‘溪鱼’画得非常生动，这位画家一定很熟悉这种鱼的生活习性，要好好地学习……”



萧百亮先生。选自《萧百亮画集》



萧百亮《海边风味》



张厚进《蟳红酒醉》



黄永砷装置作品《双饵》

水彩画家张厚进的蟹

记得某日午后，笔者到美术馆观展。明明吃完午餐，肚子却咕咕叫了起来。究其原因，乃是橱窗里的画实在逼真，勾起了馋虫来。但见画面中一盘蒸好的膏蟹，旁边还有一篮生猛的同类，前有几颗海螺，后头还摆着一缸陈年老酒，名曰《蟳红酒醉》，作者张厚进。

此时，不禁想起我市知名文人柯伯行先生的《醉蟹》来：“霜膏露髓润清秋，风味樽前足散愁。笑向无肠公子问，沈（沉）酣别有酒肠否？”

张厚进，永春人，从事美术教育40余年，擅水彩画，曾任中国水彩画学会副会长、福建省水彩画分会会长。林懋义先生评价张厚进先生的画作说：“厚进

老师早期受‘流动展览画派’影响，近年又吸收了梵高的印象画派长处，构图严谨，用笔坚实、浑厚，色彩明净，水分滋润，透明度强。像《海味》那刚出汤的蟳、大虾、血蚶，色调和谐，水分掌握得恰到好处。”（林懋义《鹭岛情思》）

张厚进先生厨艺很好，画完海鲜，就会给家人带来口福。张家玮在《关于我爷爷的炖猪脚、红酒与水仙》一文中回忆：“我爷爷烧菜是一流，也时常以菜入画……一个小矮桌，上面放着最近要画的东西，平时有水果，有海鲜，也有鲜花……每次我爷爷完成一张画时，后面几顿饭都特别美味，原因就不用多说了……”

漆画家沈福文的虾

在四川《达州日报》创刊70周年之际，年逾91岁的画家沈福文在本已封笔的情况下，倾情创作了一幅中国画《虾》。栩栩如生的画面，令观者赞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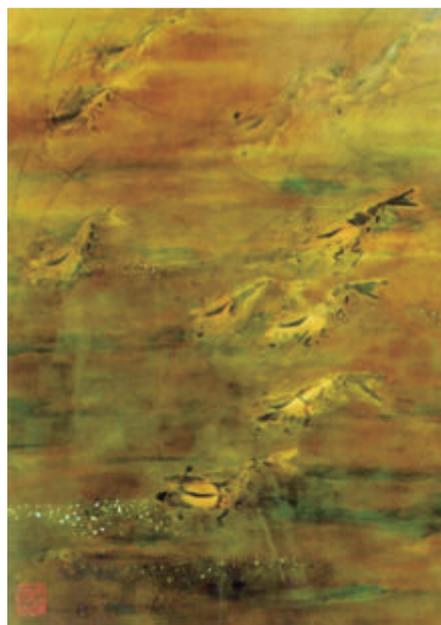
沈福文，诏安人，著名美术教育家、新漆艺开拓者。曾就读于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、国立杭州艺专、北平大学艺术学院，1935年留日，入松田漆艺研究所。1938年归国任国立艺专教授，后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、名誉院长。

沈福文先生是漆艺大家。据乔十光先生所忆：“20世纪40年代，他和常书鸿结伴到敦煌考察写生，发现敦煌图案的神秘、含蓄、旧损很适合用大漆来表现，回来后便把敦煌藻井、壁画图案

融入漆艺创作中，创作了一批敦煌图案的漆艺作品。”（《美术观察》2008年第3期）

沈福文的漆画《虾》更是独具特色。李婉莹《沈福文漆画中的中国元素》评论说：“颜色的层次感营造了一种月色静谧、岁月静好的意境。这意境毫无喧宾夺主之意，整个作品中最熠熠生辉的还是那几只活泼可爱的小虾。左下角镶嵌螺钿片象征气泡，成为点睛之笔。螺钿片闪闪发光，发出七彩光泽，安排得十分巧妙。”

晚年，近90高龄的沈福文教授在北京、厦门、漳州等地举办个人漆艺作品展，引起很大反响。



沈福文漆画《虾》

装置艺术家黄永砷与“鱼”

近观丰子恺先生画作《香饵自香鱼不食，钓竿只好立蜻蜓》，竟让我联想到厦门的一位装置艺术家。《姜太公钓鱼，钩是直的》《双饵》《鱼头火车》，看看他的这些作品名称，你就会明白缘何我有如此联系了。

黄永砷出生于厦门，一般被视为中国观念艺术的前驱之一。1986年，黄永砷与友人创立“厦门达达”，1989年后旅法，后入籍法国，2019年去世。他是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当代艺术家。

黄永砷的作品寓意深刻，但难以描述。在一次访谈中，他解释说：“如果作品就摆在那里，为什么还需要描述？……所有的描述都是试探性的，我们不要被所谓的‘作者’的描述所迷惑。”